

水稻的村庄

□陈玉珍

眼前便是大片的稻田。风扬起长发，送来裹着稻香味的金黄。

黄河的近邻，几乎把所有的偏爱都给了水稻。他们不仅在黄河边上开疆拓土，在盐碱地上挖河、建桥、修渠，用黄河泥沙淤地改良土质，还把黄河水引来浇灌他们心爱的庄稼。

水稻就这样“肆无忌惮”地长在旷野，长在田垄，长在遥远的地平线。仿佛有一辆金色的马车，一直沿着黄河南岸行驶，并且重新划定了自己的版图。见到我们，就像是见到久违的恋人，水稻将自己暖在心窝窝里的那抹金黄，一股脑掏了出来——你几乎很难想象，还有哪一种颜色能比水稻的金黄更张扬、更浓烈，且毫无顾忌。

田里的野草示威不成，只好一步步退守，最后才惊奇地发现，自己竟然成了最后的“执法者”——一块块稻田被看似细小的草径分割得方方正正，从高处看下去，像棋盘一样鲜明。人在棋盘里挪动，就像一枚黑色的棋子，一时分不清谁才是下棋的那个人。

看吧，不等秋风吹上几吹，水稻仿佛就燃烧起来。置身于这片金色的火海中央，人会 and 鸟儿一样无措。走到哪里，都是一束一束的光，一束一束的火焰。每一根稻穗都是火把，每一片叶子都是金色的火苗。仿佛轻轻一碰，喷溅出的火星子就会在你的指尖上跳舞。

稻田边上还散落着一些小野菊，一簇一簇的，此刻也被水稻引燃，举着小火把，一溜烟跑到远处去了。田野里还有别的色彩，不甘示弱，青黄的是猫耳草，山桃草粉粉嫩嫩的，圆嘟嘟的五叶地锦能红几天就红几天……于是，田野乱了章法，红的红，绿的绿，白的白，各自在不同的区域里招摇。但对于水稻来说，这些庞杂的颜色实在算不上什么。在过去的日子里，它们漫天遍野地孕穗、灌浆、长大，每一天都心无旁骛，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。直至最后，一切稻事臻于圆满。

稻香开始在空气里弥散。风把农事的消息捎给房屋，蹲守的人们踱着步子出来了。用旧的镰刀还在院墙上斜斜地挂着，悄无声息。风一阵接一阵，稻浪蜂拥而起，又在某一个地方消失不见。农人开了收割机在稻浪里穿行，高亢的机器声轰鸣作响，成趟的稻秆倾倒在它的怀里。丰腴的稻田迅速矮下去、瘦下去了。稻茎、稻叶、稻穗一股脑地在打谷槽上掠过，稻粒毫发无损地被剥离出来，一个不少地被举到上面的米箱里。而余下的部分，在一瞬间被磨成碎屑，再次回到生养它的稻田里去了。很快，它们又将化作新的养料，成为土地的一部分。

用不了多久，所有的稻田会被重新谋篇布局。村庄安静，稻谷归仓。农人会像牵牛一样，将机器牵回仓库里去，或者，开到别的地方继续收割。田里的水已经放空了，露出深褐色结实的土壤。瘦下

来的稻田开始学着思考，琢磨自己明年的领地如何规划。很快就要入冬了，苇花开到荼蘼，还可以拿来当被子用一用呢。

稻茬崭新崭新的，刚换了发型的它，新鲜的草木味止不住地往外冒。捏着花布口袋的老妇人会在黎明或者傍晚时分赶来，在稻茬与稻茬之间逡巡，掉落的稻穗像一群走失的孩子被重现发现，带回房屋。炊烟敞开怀抱，等待今年的第一粒米香。

剩下的稻茬忙着在空旷的田野里写诗。长长短短的诗句，写了一行又一行。偶尔会有几只黑翅膀的蝴蝶，飞回来点上几个不规则的句点。它们是稻田最忠实的读者，却不是最后一批。直到白雪覆盖了整片原野，鸟儿们开始在空了的稻田里写诗，出来觅食的小动物们也会写诗。楷体、篆体、隶书……诗人的字体总是千变万化，有的潦草，有的工整，有的圆滑，有的深刻。它们写的诗，人看不懂，风儿却懂。它还会将读过的诗一一擦除，然后就会有新诗不断冒出来。

倘若你来得再早一些，这里还会出产一种叫做稻花蟹的产物。那个时候，稻谷还躲在太阳底下闷声不吭地抽条、发育。一些水蟹趁机被放进来，它们在稻田里旁若无人地穿行，啃食水里的鱼虾和人工投喂的小螺蛳，完全把自己当成这里的主人。一点儿也不知道，在这片稻谷还未被收割之前，它们就会成为餐桌上一道显眼的大餐。倘若它们知道自己的将来，兴许当初就不会兴致勃勃地忙着增肥、长个，还特意把膏黄染成和稻谷一样的颜色。

稻花则要在夏天才能看见。它们细小、琐碎，除了真正的农人，几乎没有人留意过。好在，在席庄的村史馆里，我们找到了它们的身影。镜头下，那些小花儿实在是太瘦小了，得用高倍摄像机才能照得清楚。即便如此，看上去依然小得可怜，像是一些煮熟的大米粒，附着在条形花穗上。

如果你肯仔细去观察，就会发现，一粒花苞从开放到萎缩，不过一两个小时。一穗花开败了，另一穗才会接着开放，像精密的机器，每一枝稻花都被事先规定好了程序。同一枝梗上的花，先从顶端的第一穗花苞开始打样，然后是基部的一穗绽放，接着由下而上次第开放，直到再次回到顶端，一穗稻花的花期才算完成。

大地像是一张巨大的书页，只有水稻低垂的金黄是不够的，它还需要更多的意义，更多的内容物。比如阳光，水分，黄河的淤泥，鱼虾，腐烂的根茎……它们相互依附着，共同构成了一个村庄完整的意义。

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席庄的一草一木都是风景，但没有哪一种风景，能比得过田野和庄稼。村庄是人的村庄，更是稻谷、玉米和麦子的村庄。庄稼不分贵贱，有地便能生长。有了稻田和麦子的村庄，才会让人觉得安祥和丰满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河滩记

□程广海

一道刺眼的太阳光射过来，把二爷眼前闪得白茫茫一片。他抬起右手，想要努力看清远处的小船，可怎么也看不清楚。二爷从马扎起身，蹒跚着来到小船旁，古铜色的手掌拍打着斑驳的船身，那“嗡嗡”的声音穿过河滩、芦苇，和静静流淌的黄河水交织着，在春天的阳光里泛起层层微澜。

黄河的南岸是梁山的黑虎庙镇，北岸则是河南的台前县马楼乡。两地虽然一眼就看到彼此，可来往要绕道很远，二爷就有了要造一艘小船的想法。一来可以摆渡，算一个营生。二来，也算了却二爷的一个心事，他是一个喜欢玩的人，没事的时候，驾船在黄河上捕鱼，图个热闹，也可以卖鱼补贴家用。

二爷记得这船的一切。从选上好的木料起，制作龙骨，安装肋骨，铺设船板，乃至粉刷桐油，二爷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上心。那个年月，建造这样一艘小船花费的钱，让二爷心疼了好多天。但一想到下水的那一刻，想到可以来往黄河两岸，二爷笑得合不拢嘴。

放眼望去，几千亩的滩地，不仅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，更有苍穹之下空旷辽远的深邃。从记事起，老家的黑虎庙这一片黄河滩就是丰饶之地。从惊蛰开始，枯黄的芦苇丛中，开始三三两两冒出嫩绿的芦苇芽。采回家，清炒，那是黄河滩难得的野蔬美味。夏天，满黄河滩区都是成片成片的西瓜地，鲁西南有名的梁山西瓜就出自这里。黄河滩虾、红眼马朗棍、铜鱼、咯鱼，还有一年四季随时可以捕到的黄河大鲤鱼，这些都让二爷引以为豪。

二爷从年轻时就喜欢上这一片黄河滩了，守着它，哪里也不去。同龄的年轻人外出奔波，他一点儿也不羡慕，他觉得，外面再好，也比不得家里的黄河滩。说来也怪，那些出去打拼的同村人，年节回来空闲时总要找他闲聊。在他河滩边的毛坯屋里，有说不完的话。到饭点了，他留来人吃饭，人家也不客气。不多时，屋里飘出袅袅青烟，传来一阵阵炖鱼的香味。

村里的小孩子们，总是喜欢去二爷那里，看他捕鱼逮虾，看他摇橹划船，听他讲些稀奇古怪的事。那一年暑假，我跟在二爷身后，穿过齐腰深的茅草，走过一片泥泞的湿地，去滩区湿地里摸鱼。越往里走，芦苇越茂密，齐刷刷的芦苇快要将我淹没，虽然有些害怕，但捕鱼的兴奋劲充满全身。我一刻不敢离开二爷，直到他突然停下来，轻轻下水，弯腰在水中的草丛里摸索着。几分钟的时间，二爷大半截身子从水里冒出来，直起腰大喊

一声：“有了！”

他抬头朝我笑笑，双手高高举起一条大鲤鱼，使劲往地面扔去，大声嚷嚷着让我按住。一上午，二爷摸到大大小小几十条鱼，黄河大鲤鱼、鲫鱼和草鱼装了半水桶。回来的时候，问二爷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鱼呢？二爷哈哈大笑：“这个河汊有水流的漩涡，一般在漩涡的周边才会聚集更多的鱼！”

几十年的光景一晃就这么过来了，二爷由一个小伙子变成了老爷子。他亲手建造的那条小船，历经风雨和黄河水的冲洗，已变得伤痕累累、破旧不堪了。这些年来，黄河上新建的大桥越来越多，通行更加方便，二爷摆渡的时光，一去不复返了。他驾船来往黄河两岸曾经引以为豪的那些日子，只能留在记忆里了。

二爷虽然有些伤感，但他还是离不开这片黄河滩，不能摆渡，还有许多的事要做呢！他承包了河滩上几十亩沙土地，种西瓜成了他的主业，闲暇的日子里，下网逮虾、河边捕鱼，那自然是停不下来的。

船不离水，就如二爷不能离开这片黄河滩。可是，这一年的夏季，黄河发大水，把二爷和船冲出下游几十里。二爷在黄河上几十年了，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？他一点儿也不胆怯，在水里起起伏伏，牢牢握着双桨，在黄河水面上来回周旋。后来，在下游其他人的帮助下，总算把船停到岸边。雨后二爷大病一场，孩子们再也不让他出船了。

被拖上岸的船，放在二爷的毛坯屋附近。这木船也老了许多，船帮的木板有些被水沤烂，船身开始松动。每天进进出出，二爷总忍不住看上几眼，有时走近了，围着船身默不作声地看。没事的时候，二爷喜欢泡一壶茶，躺在竹椅上，一边品茶，一边回想着那些风光的日子，自言自语着什么。

那天下午，我去河滩看望二爷。以往的日子，有人来这里，二爷只要在，便老早喊人。可这次，走近了，二爷也没有动静。我摇晃起打盹的二爷，他颤颤巍巍地起来，看见是我，才笑了。二爷和我说起他的船，说起村里再也没有会造木船工艺的人了，语气里带着惋惜，更有些许的留恋。我知道二爷的心事，临走时，我拉着二爷，拿手机拍了几张他和小木船的合影。

在夕阳的余晖中，二爷昔日佝偻的腰板努力挺直着，一只手牢牢抓着船头，笑得很开心。二爷被夕阳拉长的身影犹如一座雕像，是那么高大。我拿了照片给他看，放大镜头，发现二爷的眼里，闪着些许泪花。

（本文作者为邹城充矿第一中学教师）



主办单位：
山东黄河河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：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
征文投稿邮箱：
qlwbfnjzg@qq.com